

最美的春光

□ 顾仁洋

春天，大方得一塌糊涂。一出手，满脸、满眼、满世界，都洒落了无限的春光。眼前，犹如豪侠抛洒的金币银币，到处都是春光乍泄，忽闪忽闪的，晃得人眼花缭乱。

春光随着南方归来的燕子掠过乡野菜园，菜园里的各种菜蔬就立即开始萌发，变得生机勃勃了。原先土得掉渣的青菜、菠菜、油菜，看到河边的垂柳笼了一团绿烟，也蠢蠢地不甘寂寞起来，在原野上大胆地抖出一片金黄的天地。每棵抽茎的菜，都像一条妖艳的花蛇，勾引着蜂蝶，花枝招展，节节攀长。粉白的蚕豆花有黑黑的眼睛，像一只只漂亮的鸟儿扑棱棱地停泊在豆茎上。看到了，却不忍心碰，生怕一不小心，就惊飞了这些啄食的鸟儿。小小而又洁白的豌豆花，不是并蒂，却大多数对生，我初以为是姊妹花。再细看，却有许多的花苞聚集在周围。有的花苞显得傲气十足，有的却像女孩子项间小铃铛般的佩饰。花粉扑扑的，花苞则有茸茸的妩媚。荠菜的四瓣白色小花一簇簇的，没有半点新颖出彩的地方，倒是结的扇形荚子，有点像银杏树叶

的模样，透着几分济公的调皮和可爱。花和夹挤挤挨挨，一家人似的，亲密得不得了。更有不知名的小兰花，混搭在菜园的周围，一簇拥着一簇，一朵挨着一朵。兰花花虽小，却是一大棵一大片的，颜色很是扎眼。有俯身嗅花的欲望，却被一朵朵兰花的一张张笑靥吸引。它似乎对着我笑，这反而是花如笑靥了，更添了几分喜爱。新韭的叶子透着嫩绿，但根部却是羞涩的红，“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大概算得上春日里最好的农家风味了。

春光在乡下，也在城里。草坪早已换了颜色，许许多多的花更是争先恐后地盛开了。一排红叶李开出淡粉色的花，像桃花，没有桃花的娇艳；像梨花，没有梨花的洁白。但，满树的繁华，到底成就了一处风景。花开得早，也谢得快，风儿吹过，诠释着落英缤纷的婉美。一丛丛迎春花盛情怒放，扮演着早春使者的角色。和菜花比，他们又是“黄色花中有几般”的另一重金黄了。千丝万缕的绿枝上缀满了数不清的黄色花儿。别以为只有花，也许不等金黄散尽，枝条上又将增添新绿一片了。城里的花一年盖过一

年，新建的公园里、小区里、道路旁，花树太多：茶花开了、白玉兰开了、樱花开了，观赏桃和梨花也次第开了……春光下，除了绿，都是各色的花。更多的花并不知道名字，却也自顾开得热闹。不需要理由，只为不负春光，它们就这样痴情地、热烈地绽放在无限的春光里。

那时的母亲还未步履蹒跚，在她的小院里。春阳照在晾衣绳上，绳上又着一排排准备腌制的青菜，那是母亲五线谱上的音符。春光落在芦柴编成的柴箔上，晒着焯过沸水的菠菜，一滴半星的绿水优雅地坠落在地上。一只老猫眯着眼，蜷缩在窗台上，发出清晰可辨的呼噜声。老猫却又警惕地竖着耳朵，每滴酥绿坠落在地上，总是忽闪一下耳朵。一只蜜蜂飞过，它立即睁开眯眼斜瞧了一下，又懒懒的呼呼睡去。发已多白，背有微驼，是谁徐步在院子里？那是我年迈的母亲仰面伸臂沐浴在春光里！

妈妈！那年春天的那天，听到我的喊声，母亲缓缓回过头，灿烂地笑了，这迷人的春光！

乡村谷雨

□ 戚思翠

“谷雨如丝复似尘，煮煎浮蜡正尝新。牡丹破萼樱桃熟，未许飞花减却春。”诗人范成大生动地描绘了谷雨时节的景致。然而，在我记忆里，谷雨是属于乡村人家。

我的家乡在苏北盐城西乡，我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对土地、庄稼情有独钟。他们对节气的变化极其敏感，当草屋前面的桃花谢了、菜园篱笆爬满了青枝绿叶、远处传来布谷鸟“布谷、布谷”的叫声时，父母便开始念叨：“快到谷雨了呀，春耕大忙开始啦！咱家那些地该去种了！”

在乡村人眼里，谷雨最通“人性”。雨生百谷，各种作物有了充沛的雨水，便会在暖暖的阳光中日渐繁茂起来。每至谷雨，父母都兴奋不已！孩时不谙世事的我不惑不解，问母亲：“娘啊，谷雨是什么？有好吃好玩的吗……”母亲乐呵呵地说：“丫头，谷雨是个好节气。这时候雨水足、气候温和，是播种育苗的最佳时机。等你上了学就明白了……”

谷雨高歌，春风伴奏，父亲欣然戴着斗笠，穿上蓑衣，来到了田间地头。他要跟土地和庄稼好好“亲热”一番，与它们分享谷雨带来的快乐与喜悦。葳蕤的麦苗昂起了头，挺直了腰，滋滋暗长。风儿掠过，碧波荡漾，清香扑鼻，焕发出谷雨时节喜人的绿色、盎然的春意。父亲不会抒情，但他那雀跃的心情是抑制不住的。谷雨，属于广袤无垠的田野，属于鳞次栉比的村落，属于淳朴勤劳的农人。

“寒食初过谷雨前，轻衫短帽翩翩。独碾碾破新堤路，双犁犁残古庙墙。”农人所有希望都是从谷雨开始的。谷雨的雨，淅淅沥沥，丝丝缕缕，缠缠绵绵。此时我母亲高兴得像个孩子，伸出双手，接着雨水，自言自语：“哎呀，多好的雨水！一场谷雨一年粮啊。”雨，如丝似线，像牛毛，悄无声息，落在土里，润酥了田；落在心里，点燃希望……

农谚言：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父老乡亲们会在这一时节，甩开膀子忙碌不休。每年谷雨前，父亲总会把西头“下三十”（田地俗名）那一亩多棉田和屋前菜地拾掇得干干净净，只等谷雨一到，便开始播种。至今还记得儿时随父母种植棉花之情形：父亲拿着锄头在前面犁沟，我和母亲在后面一边撒着棉籽儿一边掩埋……那情景犹如一幅生动的油画，深深烙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不久，种子发芽钻出土层，长出绿油油的嫩芽。微风拂过，一畦畦嫩芽随风摇曳，那是生命最美的意象，犹如抒写一首清新雅韵的诗行……

谷雨，给庄稼人带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给乡村大地描绘了一幅春耕图。谷雨，成为乡人最忙碌的时节，也是最充实的时节。年复一年，人们按照二十四节气，春耕秋收，春华秋实，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诗情画意，充满温情。

春天无处不飞花

□ 郭玉霞

晨跑的路上，我突然一个“急刹车”，那枯枝上只露出一小点的红：啊，梅花开了。春天，就这样来了！

又几日不见，那梅花便漫山遍野地开了，一串串的无规则地向天空举着火炬似的，在蓝天下更加耀眼，红的、绿的、白的、黄的、粉的……于是，呼朋唤友：梅花开了啊！梅花开了啊！女人们穿唐装、着彩裙、撑花伞，在花间比蜜蜂还忙碌，开心不分年龄，春花在每个人的脸上绽放。摄影师们也兴奋起来了，孩子们在花间穿梭着，蝶儿、蜂儿，在花间东躲西藏，醉成春天的模样。

前一天在瘦西湖边，那桃花儿还打着朵的，翌日再去，便一朵一朵地绽放了。赶紧回到家乡，龙冈桃园的花儿正旺，一朵两朵千万朵。再前行，梨花胜似雪，苍老的树丫上绽放着朵朵洁白的花儿，突然，我就想到“苍老天真”这词。果农搭着梯子，手里握着“画笔”，正在给花儿授粉呢，他们就是春天的使者，在给春天描绘秋天的收成。那一口咬下去满口生津的茱萸，就生长在这片土地上。

“下周我准备去武汉看樱花。”朋友如是说。“我准备去婺源看油菜花。”又有朋友如是说。是啊，春天里，总有些去追着花看的朋友，有时我也追，有时就在家门口。

最近的海棠当然是大洋湾的樱花了。高大的茂密的樱花树，那枝枝蔓蔓交缠在一起，一串串的白，形成花团锦簇的隧道，人站在隧道上，便似搭上了春天的列车……

海棠花开了，海棠花开了啊！她从《诗经》中走来，带着婉约的诗意。《诗经国风卫风木瓜》诗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诗中的木瓜，指的就是海棠。

今年的海棠开得更为繁茂与茂密。假日，携上老少一同前往，大呼小叫，前呼后拥，你追我赶，单那声势就春天般浩荡；再排队在那棵最大枝杈最多花儿最红最密的贴梗海棠前合影，那份喜悦溢于脸上，这春天春花就开在了每个人的心里。

避开节假日，无论阴与晴，更适合一个人独自与海棠花赴约。“猩红鹦绿极天巧，叠萼重跗眩朝日。”“绿娇隐约眉轻扫，红嫩妖娆脸薄妆。”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每次花儿们开得都不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一树树甚至是一朵朵地看过去，默念着她们的芳名，端详着她们的容颜……

一场春雨，淅淅沥沥地，我坐在亭子间，看那雨水从天而降，在枝叶间一个逗留，轻轻而温柔地在花儿们的面颊上流淌，瞬间，花儿更娇更艳了。再看池中的锦鲤，一尾二尾，自在地在池中嬉戏，池中起了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涟漪……

陪花儿坐一会，是的，我特别爱在这样的天气里听雨，听花开的声音。

春天，无处不飞花啊。家里的春兰、墨兰、君子兰、月季年年如约而至。从打朵到盛开，将花朵开在这春天里，开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坎里。公园里，桃红柳绿杏花白，李子花开成了香雪海。鸟儿在花间一个枝头飞向另一个枝头，闹春呢。

油菜花，更是寻常所见，不要远，就是近郊。你或步行或开着车，路边的旷野，或小河旁，大片大片的油菜花，直晃你的眼。

春天，就是花的节日啊，也是人的节日。春暖花香之时，人们甩去了沉重的衣物，轻装上阵，阳光正好，心里暖暖的，春天是希望，是播种的季节，一切刚刚好。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在盐都遇见美

林黛娜

红花草，学名紫云英，是里下河地区农田主要绿肥作物。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化肥磷肥还没在农田里流行使用，种田主要靠农家肥，红花草和苕子的青藤叶成捆采割下来，和从河里舀上来的淤泥同搅拌在临河或田边的方塘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再开塘，便是上好的肥料。

除了做肥料，在集体年代，二三月里红花草鲜嫩的茎叶，正是难得的佳肴美馐，令人垂涎。红花草嫩茎叶，清水一洗，切碎，和大麦糗子熬粥，金黄翠绿，浓香四溢，不喝三大海碗不过瘾；或切断，拍两颗蒜瓣，就着几滴菜籽油，大火爆炒两三分钟，洒少许盐，盛盘，茎叶青翠养眼，蒜瓣如玉点缀，草香蒜香油香相辅相成，兼一块入口，鲜嫩无比，长期缺腥少荤被囚禁的味蕾在那一刻被点燃，纵情释放，那是五花肉的化身，那是春宴的聚焦点，那是少年飞翔的梦幻，那是鲜花绽放的满足……

因里下河地区地理位置特殊，东临黄海，土壤碱气严重，生产队隔几年就会大面积播种红花草用来拔碱，以便稻麦增产。此时的红花草属于集体财产，严禁私自采摘回家，往往晚上还安排专人值守在田间。大队安排值守人员往往是不苟言笑、一脸严肃、孩子见着害怕的人，如果此人家中再养着一条凶神恶煞的

蟒蛇河枪声 (23)

冬夜奔袭北宋庄敌税所

□ 成克翔

1943年1月16日，部队在杭家伙宿营。彭副主任亲自到侦察班下达奔袭敌所的任务命令：“团领导同意你们班长的侦察报告。这次奔袭责任重大，是一次小部队作战，同志们要智勇双全，以智谋为主。大家要听从彭参谋长的指挥，机动灵活、英勇顽强地完成交给你们的任务！”

团长亲自到侦察班布置战斗任务，这是史无前例的。大家下定决心，就是拼了老命，也要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晚上6时，我们按照侦察好的路线出发。从杭家伙到周家沟，渡过朱泓沟河，进入义丰堤，再顺着蟒蛇河南下。到了南宋庄，借一条小泥船直插南宋庄坝头。到了南宋庄，留下2人看船，我们7个人在彭参谋的带领下，向北宋庄搜索前进。那天正逢寒流南下，河面已结薄冰，凛冽的西北风夹带着雨点、雪珠，打到脸上钻心的痛。天也特别黑，伸手不见五指。然而，这正是我们奔袭敌人税所的最好时机。我们行程20多里，路上未碰到一个人。

在离北宋庄二三百米处，我们发现河边的蟒蛇河口处有灯光。卢班长说，这可能是敌人税所的哨船。彭参谋命令我们，要用快猛的速度接近敌船，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不许开枪，要以最快的动作控制住敌人。这时，我们屏住呼吸，隐蔽前进，沿着柴滩，踏着冰雪，向敌船靠近。由于北风狂吼，荡着芦苇随风摇晃，发出很响的厮磨声，掩盖了我们前进的脚步声。我们接近敌船时，敌人仍然一无所知。我们轻

西乡的红花草

□ 胥雅月

狗，就再好不过了。我们队里的一脸大麻子长着鹰钩鼻的曹大爷就是巡查红花草地的不二人选。

每天上学放学路过队里一大片只此青绿的红花草地，鲜嫩茂盛的红花草，随风摇曳，像无数只绿色的小手在招呼着我们，诱得原本饥饿的胃更加饥肠辘辘，口生津水，幻想着，若是这片红花草无人问津，采摘一网包回家解解馋，那是多么美妙快乐的事呀……可不远处，曹大爷戴着棉袄，反剪着手巡视在田埂上，身后跟着我们曾领教过厉害的大黑狗，顿时把我们幻想中拉回到现实，加快回家的步伐……

有一日，我和弟弟躲在不远处的墙沟里监视着曹大爷和大黑，曹大爷在红花草地的田埂上走走停停，他不紧不慢的步伐，急坏了我们。或许因草尖碰到弟弟的鼻孔，他按捺不住，发出一声清脆的喷嚏声——啊嚏！大黑闻声凶恶地狂吠起来，如离弦之箭冲向我们，我们还没来得及起身逃窜，曹大爷一转

身如春雷炸响——大黑！

大黑被唤住，不情愿地止步，呜咽着，双目依然锁定着声响的方向，向主人抗议着，最终大黑还是跟在曹大爷身后不紧不慢继续朝着我们相反的方向前行巡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和弟弟快速偷偷前进……

母亲见到气喘吁吁满脸泥汗背着满满一网包红花草的我们，一脸惊喜，她原以为我们赶远路采摘完野红花草才回家，她随即一边卸下网包安慰我们，快歇歇！一边忙不迭地走进厨房忙碌起来……其实，母亲哪里知道，这一网包红花草，是因我们难以抵挡它鲜美美味致命的诱惑，是因乏味的少年的味觉在不停地作怪，是曹大爷的成全，才成就了我们兄弟俩一辈子与曹大爷心照不宣的秘密……

多年后，我在城市里读到清康熙《清稗类钞》的“紫云英为越年花草，野生，叶似皂荚之初生，茎卧地甚长，叶为复叶。春暮开花，为蝶形花冠，色红紫。间有白者，略如莲花，列为伞状，结实成荚。”和清代词人《鸳鸯湖棹歌》中的“春来河坝不论钱，竹扇茶炉载满船。活得梅花三白酒，轻衫醉卧紫荷田。”我情不自禁地又想起曹大爷的鹰鼻和满脸的大麻子，还有大黑，那种柔软的人间温情像春风春雨滋润心田……

手轻脚地爬上敌船，掀起棚盖，只见舱内点一盏马灯，4个敌人正在蒙头大睡。彭参谋一挥手，我们4人从船头、另2人从后舱同时冲进舱内，像猛虎扑羊那样，压在这4个敌人的身上。我们迅速缴了他们的枪，命令他们穿上衣服，然后将他们捆绑起来。我们在船上搜到了不少物资，但没有找到伪钞。

我们派两人到岸边警戒，严密监视敌人据点的动静，也防止船上的敌人冲入柴滩逃跑。紧接着，彭参谋对这几个敌人训话。他说：“我们是新四军锄奸团的。我们的政策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只要你们老老实实地跟我们合作，我们就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谁要敢反抗，一律就地处决！”

敌人一听到处处决两字，都吓得跪在船舱内，连忙向我们叩头求饶：“求四大爷（即新四军）饶命啊！我们保证老老实实、听从吩咐。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只是为了混碗饭吃，才来这当差的。我们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请四大爷明察！”

“那好，你们坐起来！我问你们，哪个是所长？”彭参谋问。

敌人哆嗦不停，忙说：“我们都不是所长。”一个姓宋的说：“所得税的钱，每晚都由所长、会计带回去！”

“他们住哪里？”

“住北宋庄中间的门楼上。”

“他们一共有几个人，几条枪？”

“他们一共有3个人，所长有一支短枪，楼下有

个老头子做做饭带看门。”

“你既然是组长，就由你给我们带路，去叫门应付所长他们！”

“叫我带路、叫门都可以，可是炮楼河北口上的桥，每晚都要撤的，没船就进不了庄。夜里，庄上每隔一个小时就有一个班的流动哨兵巡逻，鬼子的探照灯也不停地搜索河面，河北口子还有鬼子的机枪封锁。我怕你们进去了，一旦被发觉，就出不来了。”姓宋的磕头作揖地说。

“进不进是我们的事，你只管给我们带路、叫门应付就行。如果不按我们要求的去做，不但你的性命难保，连他们3人的性命也难保。”彭参谋厉声说。

另外3个俘虏一听这话，急忙一起央求宋组长：“你就行好，按四大爷的要求去做吧！我们家里都有老小，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命啊！”

彭参谋笑了笑说：“要保住你们的性命，说难也不难。只要他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给我们带路、叫门，应付好所长，我就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谁有立功表现，还要奖励。”



红色故事连载

盐都区新四军研究会 盐都区融媒体中心